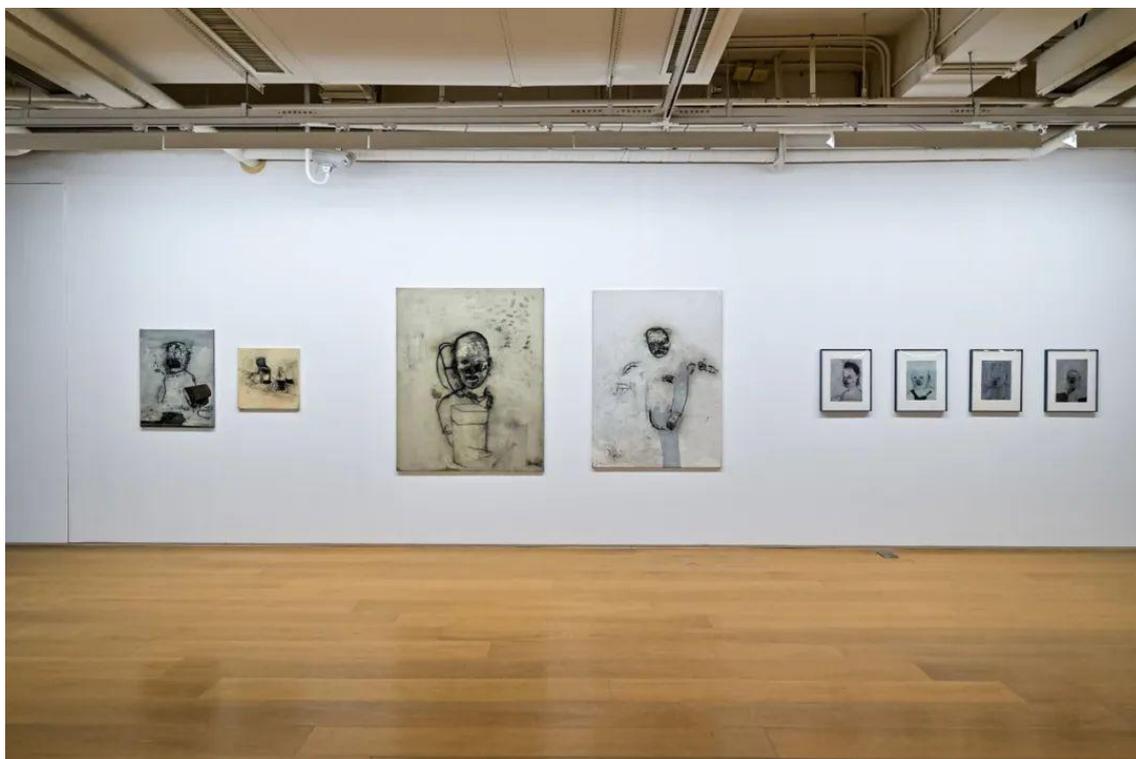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评：隐匿的“象”：遮蔽与澄明（2023）

致谢：ING
来源：ING
撰文：林霖
整理：ARTDISK

在敞亮明净的展厅空间，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Friedrich Einhoff）的作品暗灰、晦涩的质感愈发明晰；似是沉郁的大提琴低音，暗语呜咽，汨汨而流、余音尚有回味。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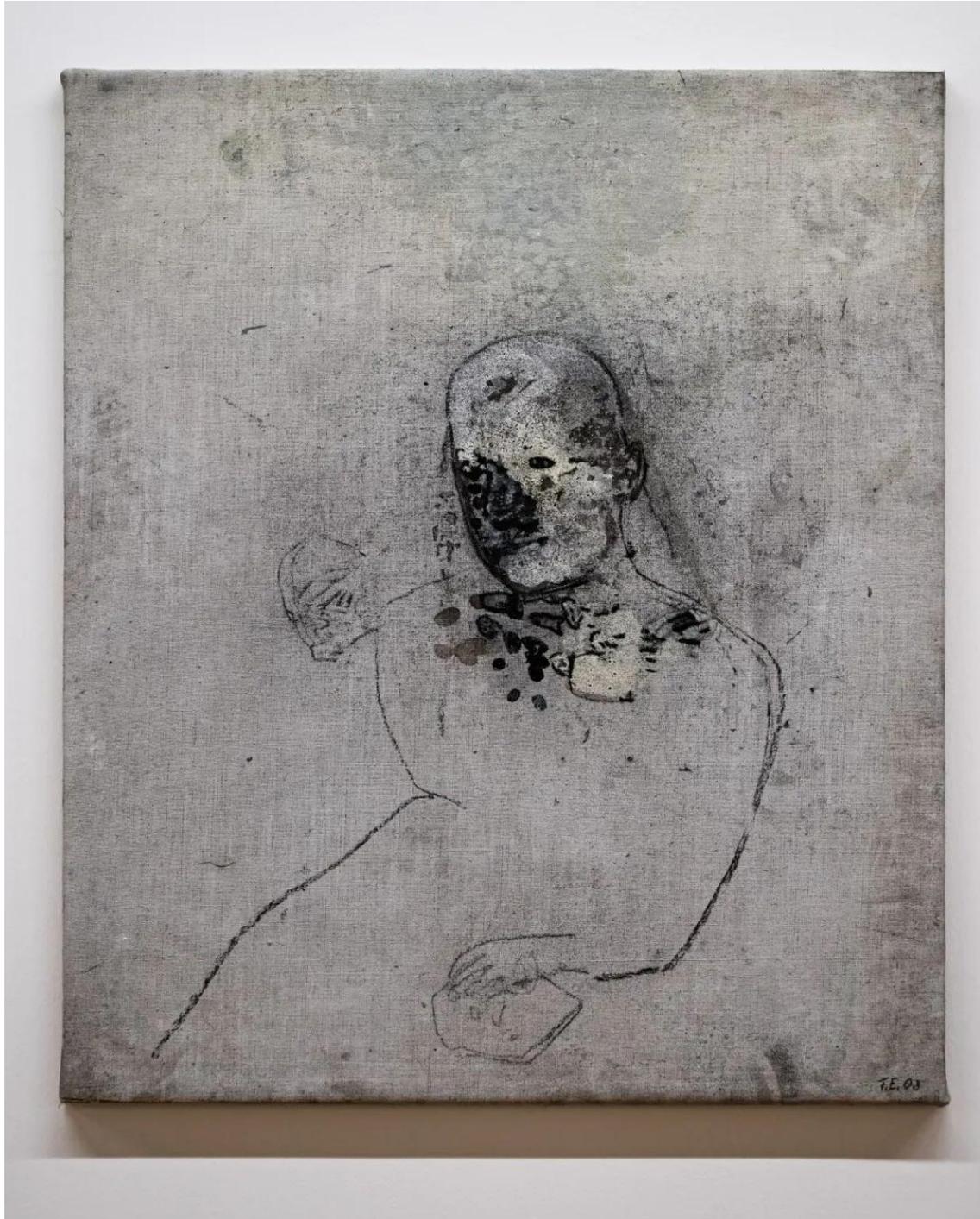
昊美术馆二楼的展厅特地为本次埃因霍夫的亚洲美术馆首展搭建了长长的“镜面”展墙，呼应展览之名“Return to Self”的“肖像”——脸、面容；看、观照；自我，内心。因此，即便是一个有互动用意的展厅设计，整场展览的氛围却依旧是宁静而沉郁的。

这些作品不为愉悦、不是鸡汤，不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亦无关风花雪月、诗和远方。它只和自我内心有关，甚至是直面内心深处的深渊。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主义阶段以来，现代性对“自我”的要求不再是封闭的个人桃花源式的避世，而是不得不直面人类社会的多种曲折议题、人性的多种矛盾性。然而在时代洪流的战火、毁灭之下，人们又不得不回归自我的天

地、向着内心求索能量，以便在如浮萍的人生以及动荡的大时代之下能有立锥之地。

毕竟，勇气、爱、宽容，依然是千百年来人性不变的光芒。

基于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埃因霍夫作品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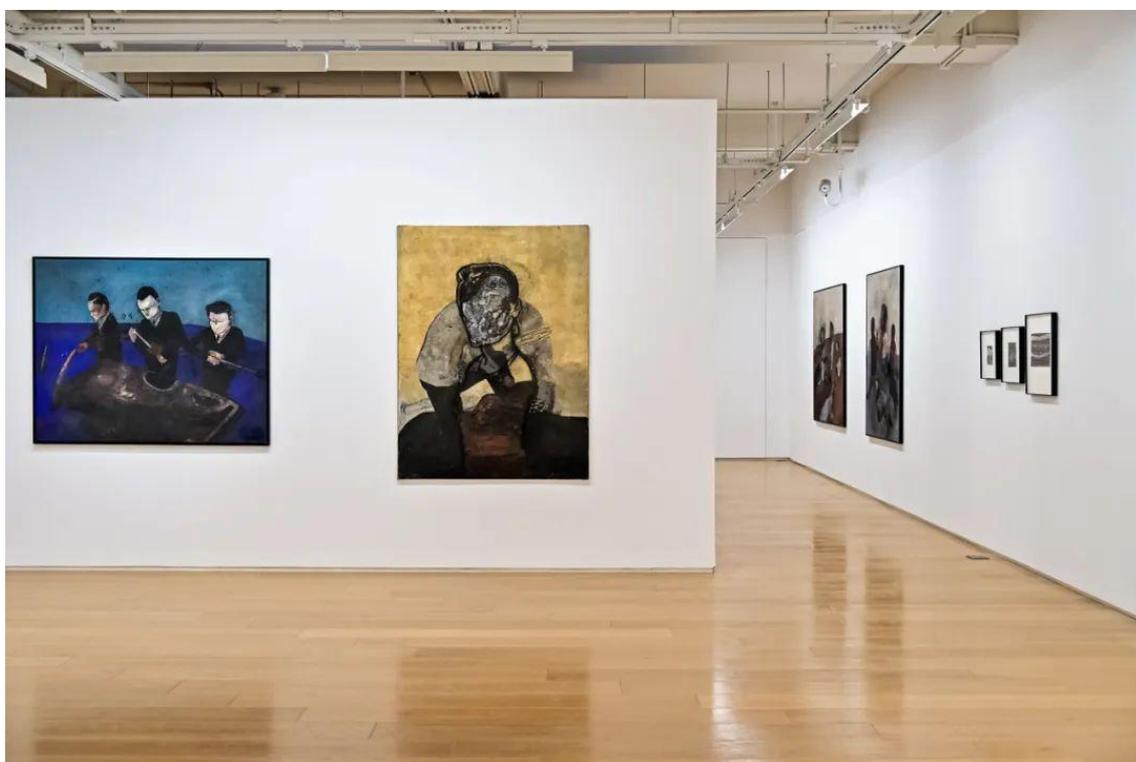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于1936年出生于德国马格德堡，于2018年在汉堡去世，享年82岁。在二战后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少时体弱多病，他不得不在医院或疗养院中度过漫长而孤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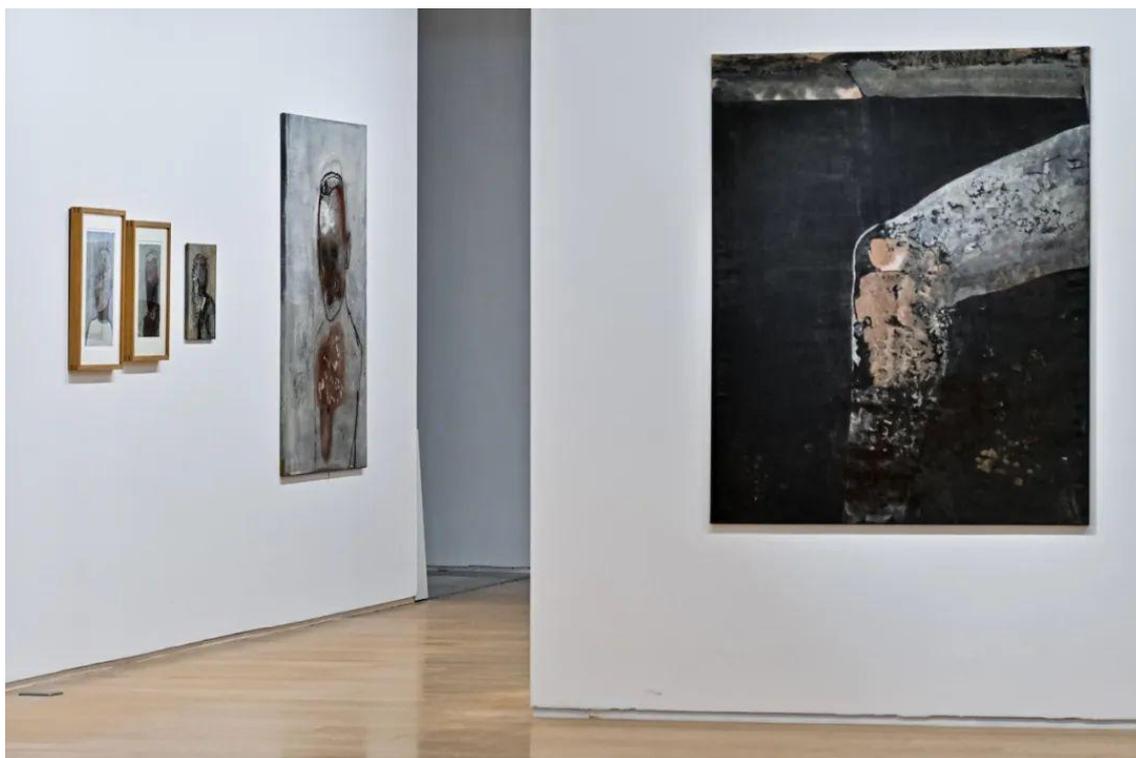
时光，这段特殊的经历激发了他对人性的研究和探索，并贯穿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多年后，埃因霍夫回忆其童年，称之为塑造了他个性的决定性时刻，并非痛苦的记忆，而是宁静。

许是德国文化的土壤滋养，以及 19 世纪以来的哲学成就，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潮。而两次战争的阴霾也使得德国艺术家的自我特性较为明显。埃因霍夫也不例外，在画面语言上，埃因霍夫灰色的基调，油、沙子和碳粉作为主要创作媒介，绘画的方式包括刮擦、覆盖、涂抹；而在手稿中可见对线条的简练运用，既抽象又写实，有时还有点诙谐。埃因霍夫的作品题材多是如是场景——人物，是那些来来去去的身形，没有脸和表情，只有轮廓；动物，是伤痕累累的、形单影只的存在，如同一道深深的影子；照片，涂抹掉一切指向性的信息；肢体，破碎又独立的片段；泳池，不是休闲度假的存在，而是和医院、疗养院紧密连接的场所。还有人体肢体的一部分，如同撷取的局部图像。这些，都是与我们惯常以为的经验所相悖，也不是安乐椅般的艺术。但是灰烬中升起的除了艺术精神，实际上还有幽默、温暖、博爱，一种饱受生活磨难之后历练的豁达、宽容和勇气。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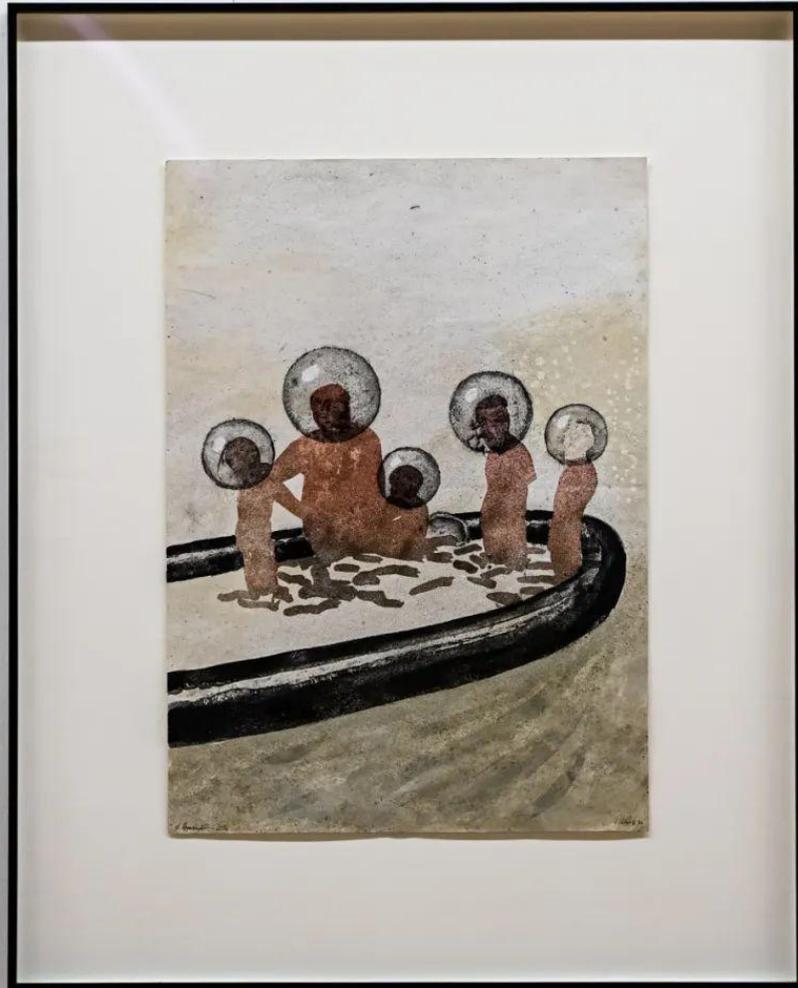
于是，有些东西被遮蔽而渐渐消失——遮蔽的是显性的肖像和外形特征，所有那些现代社会赋予的符号、身份、标签等，所有赋予“脸”的指向性意义。而有些东西又慢慢显现、愈发清晰——清晰的是自我、内心、价值。因此，重要的不是脸，不是符号标签化；所谓“自我”的存在，并不是通过清晰肖像的描摹而呈现。象，万象，也是心象。埃因霍夫作品中的文学性很强，甚至让人联想到 18-19 世纪的“废墟美学”画派，但并非是一种“美化”废墟的状态，而是人生本就是一片焦土，所谓的爱与信仰是在一片焦土中诞生，从灰烬中升起。同为 20 世纪德国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的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也说过：“废墟总是一种新的建造的开始。废墟本身就是未来，因为存在的一切都消失了。”——渐渐消失，如此，再看埃因霍夫的画，再贴切不过。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昊美术馆的这场展览“自性回溯”，并未以惯常的时间线为展线，而是以四个主题系列呈现“人物 (Personenregister)”“微型画 (Miniaturen)”“动物 (Tiere)”和“转换照片系列 (Überzeichnungen)”等不同题材的百余件作品。这些作品少有大尺幅的画面，呼应埃因霍夫对“宏大”“杰作”的漠然。埃因霍夫不对画面做展示、解释、叙事等任何有明确话语指向的阐释，相反，他给予他人和观者充分的空间与自由去理解画面的寓意，激活想象和对艺术的感受力，直面并感知架上绘画的力量就足矣。比起画面的叙事与结构，他更关注创作过程和画面发展，以及与内心情绪与直觉的呼应。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埃因霍夫是最接近中国文人画家概念的德国艺术家之一，也即自我、内心、独立，对应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美学是“卧游”和“澄怀观道”。

在学术上或从公认的层面来说，有评论家沃纳·霍夫曼 (Werner Hofmann) 用“中间”(in-between) 一词来描述埃因霍夫专注于表达“变化”的焦点；这也对应拉康那广受欢迎的镜像理论。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埃因霍夫也推崇并阅读了卡夫卡 (Franz Kafka)、彼得·魏斯 (Peter Weiss)、塞缪尔·贝

克特（Samuel Beckett）、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著作，尤其是贝克特的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的戏剧场景深刻影响了埃因霍夫的创作。

不少资料中也提到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与弗朗西斯·培根的关系，但其实两者的画面感和指向性是不同的。培根是颇具野心的画家，他的画面追求宏伟和神话感，并且尽力把尽可能多的感觉和暗示都打包进笔触，如同莎士比亚把各种人生哲学和世间百态融入进一句台词的能力。埃因霍夫不追求这样的“一抹笔触”或者“一句台词”，而是用冰冷的刀直指人性中最灰暗的部分，反抗既定权力系统的不妥协和独立精神，但这种精神很隐蔽，并且需要阐释。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自性回溯”展览现场

在三年疫情侵扰之后，大家都在找寻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并重新看待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基于此，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的作品或许对当下有启示意义。但他的作品从未明确回答某些问题，只能是启示。他悬置于中间地带，只是呼唤共鸣。“Self”到底是什么？是“自我”吗？是“个性”吗？其实并不那么清晰，而是需要一个时代的参照。当然，答案也在每个人心里。在遮蔽与澄明之间，在升起和没落之间，好的艺术能给予一条真理的指示之路。正如基弗所说：“艺术和宗教皆能移山——虽然两者都是幻象。”